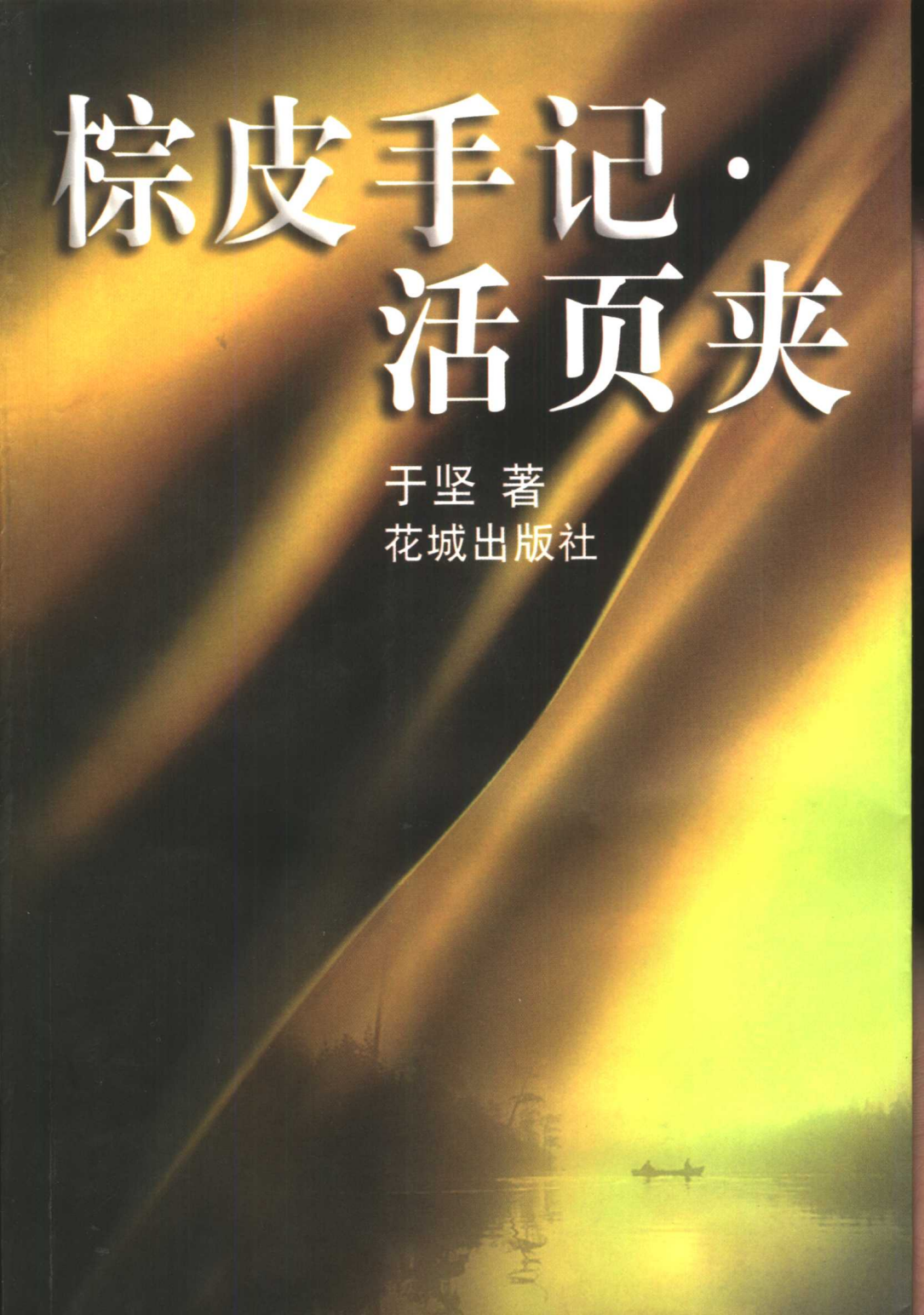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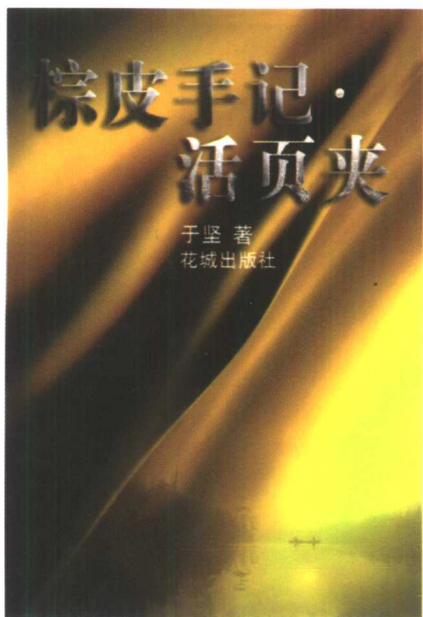


棕皮手记· 活页夹

于坚 著
花城出版社





于坚先生是惟一能够被读者记住的当代史诗性作品《O 档案》的作者，当今诗坛极富创建的诗学论者，他的《人间笔记》、《棕皮手记》系列可称为散文领域不可多得的富于革命性和文本建构能力的佳作。

——编者

ISBN 7-5360-3406-7



9 787536 034068 >

定 价：16.00 元

熊皮手记 活页夹

于坚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棕皮手记·活页夹/于坚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
ISBN 7-5360-3406-7

I. 棕… II. 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574 号

棕皮手记·活页夹

于 坚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 东 粤 北 印 刷 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1 插页 250,000 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3406-7

I. 2847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有读者问我，棕皮手记是什么意思？最开始的时候，许多被我随便记下的文字是抄在一个有着棕色封皮的笔记本上的。我不想我的书由于书名对内容、意思、风格有任何暗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但一部由几十篇东西组成的书如果叫做《卡夫卡书店》或《蜻蜓》，确实会令喜好隐喻的读者往一个方面去想入非非。在碰巧有一个特定名称的纸张中写下的一些文字，棕皮手记，就是这样。

于 坚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昆明翠湖

责任编辑:李青果

技术编辑:易平

封面设计:王越

目 录

1 / 序 (于坚)

棕

1 / 卡夫卡的书店

3 / 正在眼前的事物

6 / 隔壁

8 / 铅笔

11 / 骑摩托穿越城市

皮

14 / 棕垫

15 / 为医院当采购员小记

18 / 根雕

21 / 风雨之前

23 / 坟的考据

手

26 / 石块

29 / 凉亭取书记

33 / 教育的恐怖

35 / 我得了健忘症

38 / 慢条斯理

记

39 / 牵狗的女人

41 / 树桩

42 / 蜻蜓

44 / 春天的调色盘

棕

- 45 / 绳子
- 49 / 我和书店
- 52 / 粉刷和若干把刷子
- 57 / 外祖母的奖状
- 61 / 旧货市场
- 65 / 运动记

皮

- 77 / 词与物·锄草
- 80 / 词与物·增光
- 84 / 词与物·争先恐后
- 88 / 词与物·把柄
- 92 / 词与物·地图

手

- 95 / 金汁河旧忆
- 99 / 工厂人物记
- 109 / 巷巷
- 113 / 怀念烟囱
- 116 / 防空洞
- 119 / 守门的
- 122 / 老友
- 125 / 寻找母亲
- 128 / 父亲的朋友
- 131 / 补巴裁缝老谢
- 134 / 老式理发店
- 138 / 乡村鞋匠

记

140 / 梧桐树在周围	
158 / 在高黎贡山之西	
166 / 云南女子	
171 / 1999 年的夏天,昆明在下雨	棕
174 / 临安会馆	
178 / 秋天我在泸沽湖	
183 / 丽江云杉坪骑马记	
187 / 卖黄豆面条的纳西小吃店	
190 / 牧羊村之旅	皮
194 / 云南曲靖	
196 / 九乡大比者游记	
202 / 不妨从绝处开窍	
204 / 记一座桥	
210 / 大理石记	手
223 / 棕皮手记·1997-1998	
269 / 诗人及其命运	
279 / 时间的向度	
282 / 诗人写作	
288 / 在哥本哈根	记
304 / 马斯河上的诗歌之船	
313 / 《人间笔记》序跋	
318 / 为一家刊物开列的 我喜欢的几本书	

棕

皮

手

记

- 321 / 圭山的启示
325 / 哭泣的诸神
335 / 众神的歌者
338 / 为人生的艺术

22
07

卡夫卡的书店

大学里有一家书店，据说里面正在卖卡夫卡的书，《城堡》什么的。我喜欢卡夫卡，但我无法在这个书店里买到他的书。因为这个书店的作息时间和我工作的时间一样，当它在卖卡夫卡的时候，我正在工作。当我下班的时候，它也关门下班。我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它也休息。我永远见不到这个书店开门的时候，我仅仅是听说它曾经开门，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想象着这家漂亮的书店，所有装帧讲究的书籍都放在书架上，任由你翻阅，选购。你可以翻开扉页上的卡夫卡肖像，把一个指头放在他的嘴角边，然后在某个经典的句子下面轻轻地划上一条痕迹。然后合上它，长久地嗅着它身上散发出来的油墨味，像是嗅着少女的脖子。踌躇着是否要付款，想象着你会在某个时刻，躺上自家的沙发上，重新打开它，翻到留下了痕迹的那一页，继续从那个令你有所领悟的地址读下去。日复一日，我已经可以完美地想象这家书店，甚至想象一本卡夫卡写的书，想象出它的内容、细节。但我从未进入过这家书店，它位于大学的一排种满银杏树的大道旁，距我的生

活轨道只有一米，就在我每天打中饭都要路过的路旁。我见到它的时候，它总是关着，有时候我会隔着玻璃朝里面张望，但我什么也看不见。这个书店的工作和我的工作一样神圣，严格地遵守着国家法定的作息时间，它连一次例外都没有，它的任何例外都是对它所效忠的职责的背叛，而我也和它是一样的，我不可能在工作时间跑出去逛这个书店，因为这意味着我的工作规则被破坏。这个书店是为我这样的读者开设的，就像我的工作证明了这个书店的存在必要性、合法性和尊严。这个书店比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更叫我体会到所谓卡夫卡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这个书店就是弗兰茨·卡夫卡开的。

其实这个书店从未卖过卡夫卡的书。我虚构了它所卖的书，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它在卖什么书，既然我不会知道，那么它其实可以卖任何我虚构出来的书。我没有虚构的是这家书店，它至今还在，我虚构了关于它的一切，我惟一无法虚构的就是它的作业时间，它为我服务的良好用心。我如此轻易地讲出这个故事，举的只是距我的生活只有一米之遥的例子，这意思是要说，卡夫卡并不是现代主义的什么深奥学问，而是生活的常识。我可以信手再举一个例子，我想带我的女儿去医院里看牙，但我永远不能去，因为当她上学的时候医院在治疗生病的牙齿，她在上课。当她放学的时候，医院已经下班。而上学不是和上班一样的神圣吗？如果我想让我的小女儿从小就相信秩序的合理性的话，我绝不能带她逃课去治牙，如果我一定要带她去治牙的话，我们只有背叛一切。

正在眼前的事物

上面有人在讲话，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听得出，他坚信他讲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像钉子一样钉进台下这些竖起来的耳朵里去，会议结束时，这些竖起来的耳朵就会成为一排排规格统一的椅子。扩音器被震得轰轰作响，但是我已经注意正在眼前的事物，我指的是前排座位的后背，它正在我的眼前。维特根斯坦说，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但在会议大厅的台下，你会发现这一点都不难。

我立即发现正对着我的这个座位的背已经被挖空了。看得出它是被人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抠掉的，我相信干这个活计不可能使用正规的工具，没有人会带着挖掘椅子背的工具来开会，这是即兴之作。最多可能会借助一下小刀，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带着小刀，可以看出来，这个工程不是一只手做完的，它肯定经过了若干人，每个人都留下了不同的风格和痕迹。这个椅背最表层是一皮革，皮革下面是三合板，三合板下面是木框，木框下面是椅子正面的底层：麻布。现在，皮革、三合板都被抠空了，一眼可见

木框和下面的麻布。木框原来是黄色的，只有木纹，但现在上面被人用钢笔、圆珠笔划满了各种奇怪的笔迹，不是句子，只是一些笔迹，弯曲的线条、一些蚯蚓、单字、单词，不能连缀起来，毫无意思，就像是一个烦躁不安的、正在痛苦地绞辫子的疯姑娘留下的笔迹。并且不是一个人的笔迹，而是多个人的，因为木框所有的空白之处都被填满，犹如用笔迹织出来的经纬混乱的布条，多么艰苦的作业啊，木框是垂直的，还有些弧度，框边很窄，只有两个指头的宽度。在上面写画犹如在峭壁上写画，是极为艰难的，手没有支点，必须悬肘，但他们竟然把木框一点一点地写满了，看起来像是一篇史前的文书。正是这个密密麻麻的木框使我注意到了我眼前的这个椅子背。我进一步看出，在这个作品之前，还有过更艰苦的作业。他们首先得把椅子表面的皮革、三合板抠掉，这个木框才能呈现出来。我仿佛看见一个个指头，像越狱者那样在椅子背上抠着、抠着，把干掉的猪皮一块块剥开撕下，干这个活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弄出太大的声响，但力也要用够，这样皮子才能被撕裂。先驱者的任务是剥掉表面的皮，露出三合板。后继者的工作更为艰巨麻烦，他们得把三合板一层层剥掉，先驱者与韧性的皮革搏斗，后继者则面对三合板的坚固，肯定有若干的手指被三合板露出的尖刺戳破过，带血的指头，暗红色的斑点。三合板被小片小片地掰下来，我估计在一次会议中最多可以掰掉一层。把它的三层全部掰光，在这种作业条件下，至少得三次以上每次四小时的会议。最艰苦的活计是三合板边缘被钉子钉住的部

位，他们孜孜不倦，连这一小块木屑也不放过。这几个小顽固以为占着钉子的力量，人家奈何不得它，但它们错了，它们被一一取出来，就像压在岩石底下的孙悟空被赶了出来。不知道他们用手指是怎样使钉子松动的，甚至有的被拔出来半截，有的已经被拔掉了。木框边原有的钉子是十二颗，已经拔掉两颗，有三颗被拔出来一半，其余的还钉着三合板残留着的木渣。估计这未竟之业还有人会继续。像是一次伟大的越狱，从完工的事物（椅子靠背），向未完成的、开始的方向逃去，椅子——椅子背——皮革——钉子——木材——空洞，这个工程具有存在主义的意思。那么多人同心协力，完全忘记了它只是一把椅子的靠背，坚决地把它视为正在眼前的皮革、钉子、三合板和木框，以一种信念坚定的囚徒的方式一层层揭穿、穿越，最终解构、逃脱了它们。

我发现这个会场中，一排有二十个座位，我前面的这一排，有七个靠背已经被挖空，其他的不是施工刚刚开始，就是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半。这个会场有三百个座位，可以想象这是一场怎样浩大的越狱。考虑到作业者都是在恐惧中工作，惟恐他们的施工被台上听见，我想象得出他们是如何像一群老鼠那样在黑夜中的索索啃啮。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议结束了。

一九九九年

隔 壁

三个四川来的民工，在隔壁粉刷墙壁。我在另一个房间写作。我既是劳动者，又是监工和雇主。他们同样，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但他们还有另一身份，被雇用的身份。在劳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不存在等级，只有劳动方式的不同。我不去现场直接监督他们干活，我只是让他们知道我就在隔壁的屋里，他们因此干得从容并且认真。我们之间也完全不同，他们的劳动将由我来评判，我是他们的劳动的最后的审判者，再过两小时他们就会拿着我付给的工资，走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他们或许会在街口的小卖部喝上一瓶啤酒，而我将继续在我的隧道里工作。我的劳动却面对一个不会在我面前显身的人，一言不发的人。我不能肯定他存在，也不能肯定他不存在。我仅仅是相信上帝的这一法则，劳动总是会有它的雇主和监工的。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是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松懈，我永远不知道他对我工作的评价。他对我惟一的肯定就是，在我面前总有东西被刨下来，于是黑暗向更内部进去一点。但不能见阳光，阳光是对我的否定，说明我偏离了路

线，刨到表面去了，那里虽然一片喧嚣，但在我这个劳动者听起来，比一声不吭更可怕。因为在那里，我感觉不到我的监工的存在。而黑暗深处，我比较踏实，我的雇主虽然一声不吭，但我知道他在隔壁。

一九九九年